

〔滑稽戏〕



右派百丑图

〔修訂本〕

楊華生等集体創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写在“右派百丑图”修訂本之前

• 楊 華 生 •

一九五七年七月，当反右派斗争开始展开时，我們大公滑稽剧团为了配合这一斗争任务，集体編写了“右派百丑图”。这个戏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完成的，上级领导派了干部同志自始至终具体参加指导，从拟剧本提綱开始直到搬上舞台演出。“右派百丑图”上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支持。

一九五七年十月左右，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話剧院采用我們的排演本上演“百丑图”后，苏联戏剧專家格·尼·庫里也夫写了專文介紹演出“百丑图”的情况，并对剧本編作方面也提出极为宝贵的意見。这些鼓励和督促，使我們不能不进一步正視原剧本中存在的問題，并积极着手进行修改。

为了向先进学习，为了在原作和演出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推前一步；我們和导演在今年一月間去北京專誠观摩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話剧院演出的“百丑图”。應該說，我們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无论从編作处理上或演出风格上，我們都得到了很大的教益，真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首先是实验話剧院的演出，以欧阳予倩院長和总导演孙

維世同志为首的全体同志们，以他们深湛的艺术素养和卓越的见解及处理，使这个戏增添了十分光彩！大胆的运用了夸张突出的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右派分子丑恶的反动本质，通过鲜明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使观众对右派分子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心！演员的表演也突破了“常规”，他们不仅从声音、动作和造型上突破了“常规”，特别夸张，而且把活动的幅度扩充到“幕线”以外，和观众直接交流，观众就可以更清楚看到人物的内心活动，在舞台上收到和电影放大特写镜头一样的效果，观众与演员没有距离，相信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都是十分可信的事实。通过实验话剧院的演出，使观众更憎恨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也使观众更热爱于剧中的正面人物，坚信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观摩演出后，又开了座谈会，使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来修改剧本，改进演出。我们修改的原则是：结合排演，大家动手；重点着手，推动全面，从原来的五幕六场，充实成五幕十一场。这就是说丰富了五场戏，但不单是场数增多五场的问题，而是针对了原剧前后不贯串不连成一气的弱点，明确了主线，使右派分子头目金若冰的反党活动和罪行更为显著；我们学习了实验话剧院的大胆夸张，而且寻求夸张的根据，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本质，从而结合夸张的形象来揭露、来放大夸张，增强对观众的感染力，进一步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

尽管如此，我们对修订本仍不满意，一方面是由于原基础太不成熟，一方面由于我们在重排中努力得还远远不够，缺点还是很多，一定不能满足各方面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希望兄弟剧团和读者（观众）多提意见，使剧本能再作进一步修改。

1956年3月于上海大公清稿期间

右派百丑图

〔滑稽戏〕

第一幕

时 间：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間，整风之前。

地 点：金若冰家中客厅。

人 物：金若冰 炳生 阿英 馮珍 雷鳴 李立 顧君
梁龙生 陆連卿

布 景：富丽堂皇的大客厅，左面有門通向室外，右面有門通向內室。正中是一只大型餐桌，長靠椅环绕周围，偏左偏右各置沙发茶几一套，左边茶几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右面壁架上有收音机一架。

〔幕 启。炳生和阿英站在長靠椅上挂着一幅“欢迎劳苦功高的陆副主席”的橫幅。金若冰匆匆自室外进来。〕

金若冰：炳生！

炳 生：嗯。

金若冰：可有客人来过嗎？

炳 生：沒有呀！

金若冰：快到外面去看看！

炳 生：（挂好橫幅）嗯。

〔炳生、阿英从長靠椅上跳下来。〕

金若冰：快、快、快！

炳 生：(指阿英)快一点！叫你快一点！

阿 英：嗯！（进内室）

炳 生：（还在催）快一点！

金若冰：你俾叫人快一点，你自己为什么不快一点呢？

炳 生：是！

金若冰：唉！（欲入内室）

（阿英自内室出，正巧与金若冰撞个满怀；金若冰回身来又与炳生撞了一下，因此怒而站定，阿英、炳生也跟着站定；但金若冰刚一起步，阿英、炳生也即起步，把金若冰吓了一跳。）

金若冰：你们做什么？

炳 生：让你呀！

金若冰：这一下不是好了吗？

炳 生：是！

（炳生、阿英一前一后地竄了过去。）

金若冰：好！这一下倒象走横道线了！

（门铃响。）

金若冰：开门！（来回踱步）

炳 生：是！

（炳生、阿英急向门外奔去。）

金若冰：倒茶！（还是踱着步）

炳 生：是！

（炳生、阿英又同时返身走向内室去。）

金若冰：（发现了这个情况）唉！一个去开门！一个去倒茶！（依然踱步）

阿 英：（客气地对炳生）你去倒茶。

炳 生：（也很客气）你去开门。

阿 英：你請。

炳 生：你請。

金若冰：（呆看着）你們倒是客氣的。你（指炳生）去開門！你（指阿英）去倒茶！

炳 生：現在大家不必客氣了！

（炳生下，又回上。

炳 生：請！

（馮珍兩眼望着天進來。

馮 珍：金主任在家嗎？

金若冰：在這裡。（伸手）

馮 珍：（慢吞吞地把手套脫下，握手）金主任！

金若冰：馮珍小姐，你今天的打扮，真是“凡來別的福”。

阿 英：他們在講什麼？

炳 生：又在講外國話了！

金若冰：你今天更加美麗了！

馮 珍：是嗎？（裝腔作勢地做了個身段，由於身體失去重心，倒了下來）

金若冰：來！快來！當心馮小姐！

炳 生：是！（扶住馮珍）

金若冰：馮小姐，你要當心啊！

馮 珍：不要緊。我在從前做幾個身段真是算不了什麼的，現在是一個身段就要頭暈啦！

金若冰：你請坐吧！

馮 珍：（坐）怎麼客人一個都沒有來呀？

金若冰：我已經打了六個電話，他們還是一個沒有來。

馮 珍：今天下午的座談會，開得怎麼樣？

金若冰：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拿起公文包）開得真是……

馮 珍：（發現了炳生）噓！

金若冰：（回頭一望，也對着馮珍）噓！（對炳生）你到外面去看看！

炳 生：是！（下）

金若冰：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開得真是……

馮 珍：（發現了阿英）噓！

金若冰：（會意地向後一望，回身向馮珍）噓！（回身對阿英）你到裏面去看看！

阿 英：是！（下）

金若冰：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開得真是——

（唱“宜卷調”）

非常滿意很稱心，到會的人數有五十名。招待香烟双喜牌，奶油蛋糕西式點心。吃罷點心用咖啡，殷勤招待眾來賓。我就起來先發言，說明會議的目的性。今年民盟開大門，歡迎諸位來入盟。入盟後，組織生活不必過，歷史問題也不問。只要各位填一張表，立刻就算自己人。說罷話來就發申請書，一下子發展了兩百五十名。

馮 珍：座談會共計只有五十個人，你怎麼會發展二百五十個人的呢？

金若冰：到會的是只有五十個人，我每人發申請書五張，五五不是二百五十個了嗎？

馮 珍：噫——

金若冰：所以，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

（炳生上。）

炳 生：等到現在還沒有客人來。

金若冰：再到外面去看看！

炳 生：是！（下）

金若冰：所以，今天下午这个座谈会……

〔阿英端茶上。〕

阿 英：馮小姐，請用茶。

金若冰：（借故遣开）你把這公文包拿進去！

馮 珍：我來幫你帶進去吧！有話還是裏面去談談。

金若冰：好！（將皮包交給馮珍）

馮 珍：（接過皮包，打了個呵欠）嚟……

金若冰：身段真好。

馮 珍：這個不是身段，是打呵欠呀！

金若冰：打呵欠還有身段？

馮 珍：這就叫呵欠身段呀！

金若冰：真不愧是大藝術家！

〔馮珍做着身段進室時，又險些倒了下來。〕

金若冰：當心身段！阿英，當心馮小姐！

阿 英：是！

馮 珍：不要緊的。（快步入室）

〔阿英跟下。〕

金若冰：真是“凡來別的福”！（忘形地）今天下午這個座談會……（突然机警地）噓！（發現并無一人）一個人也沒有，講給那個听呀！（看手表）他們怎麼還不來？（撥電話）喂！哈羅！——是雷家嗎？——請雷鳴教授听電話，——可以！——（自語）雷鳴怎麼還不來？

〔雷鳴上，站在金若冰的背後。〕

雷 鳴：喂！老金！

金若冰：（以為是電話里傳來的聲音）喂！雷教授！你怎麼還不來啊？

雷 鳴：我老早來了，我在門口等人呀！

金若冰：不能等了，快一点来吧！

雷 鳴：我不是已經來了嗎？

金若冰：（發現雷鳴）你已經來啦？（對電話）他不在家，找不到？
——他已經來了。（掛斷電話）

雷 鳴：電話打給誰呀？

金若冰：打給你呀！

雷 鳴：我已經來了，還打什麼電話呢？

金若冰：你怎么來得這樣遲呀？

雷 鳴：我老早就來了，我在門口等李立，那位李大編輯呀！

（李立上。）

金若冰：李立來了沒有？

李 立：我也老早就來了。

金若冰：請坐！請坐！

（炳生上。）

炳 生：先生！等到現在，還是一個人也沒有來。

金若冰：這不是人嗎？

雷 鳴：這麼大兩個不是人嗎？

炳 生：（驚奇）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金若冰：這麼大的人，你不看見，真是見鬼！

炳 生：我是沒有看見。

雷 鳴：我倒看見你的。

李 立：我們是從你背后进來的。

炳 生：嚟！你們是溜進來的！

金若冰：真是見鬼！

炳 生：大概我真是見了鬼了！

金若冰：倒茶！

炳 生：是！

雷 鳴：茶不必倒啦！時候不早，還是開飯吧！

李 立：對！開飯吧！

金若冰：慢！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雷 鳴：什麼好消息？

金若冰：你們看！（指橫幅，得意地駛向左邊的沙發坐下）

雷 鳴：（念）“歡迎勞苦功高的陸副主席！”（興奮地）啊！老金！

（回頭不見了金若冰）

雷 鳴：人呢？

李 立：喏！（指左邊沙發）

雷 鳴：陸副主席什麼時候來？

李 立：我來發一條消息！

金若冰：八點鐘來。

李 立：（看表）馬上就要來了。

雷 鳴：那麼飯就慢一點開吧！先倒杯茶來喝喝！

炳 生：是！（下）

雷 鳴：老金，陸公是无事不登三寶殿的，此番到上海來一定是……有……這個東西的。

李 立：這個東西？什麼東西？

雷 鳴：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

李 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雷 鳴：到底是什麼東西還是去問他吧！老金，到底是什麼東西？

金若冰：陸公此番到上海來，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上海來視察的，好像是欽差大人的身份出現的。

雷 鳴：我講的這個東西，那就是欽差大人這個東西啦！

李 立：喔！就是這個東西！那麼我等這個東西一來……不！等欽差大人一來，我有一肚皮的意見，要和他談談

呢！

雷 鳴：好极了！我有两肚皮的意見呢！

李 立：怎么会有两肚皮的呢？

雷 鳴：那就是两包气呀！

金若冰：你有两包气？

雷 鳴：是啊！一包气是：凭我这样好的學問，解放之后偏偏不讓我当大学校長；还有一包气就是：学校里成立了一个党委会，随便什么事情，都得去問他們，你想想，气不气？

金若冰：倒是气的。等陆副主席一到，你就可以把气放一放啦！

李 立：我一肚皮的意見也可以放一放啦！

雷 鳴：你还有什么意見呢？現在你是大報館里的副总編輯，还有什么意見呢？

李 立：一人不知一人事。我追隨革命二十几年，到現在还是一个副將。

金若冰：我想想也替你生气。

李 立：对！（拍了一下桌子）

雷 鳴：那么我呢？（也拍桌子）

金若冰：你是更不必提了。

李 立：真气人！（拍桌子）

金若冰：其实，照你这样的才能，老早就該挑大梁了。看！你到現在还是一个副將，可惜！可惜！

雷 鳴：我再不放，要爆啦！

金若冰：对！

李 立：那怎么办呢？

金若冰：放啊！

雷 鳴：放？

金若冰：鳴啊！

雷 鳴：鳴？

金若冰：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啊！

雷 鳴：对对对！

（雷鳴、李立兴奋得撞痛了头。梁龙生跟在顧君背后上。）

顧 君：喔！你們都来啦！金主任。

金若冰：梁博士还没有来嗎？

顧 君：来了，跟我一起来的。

金若冰：人呢？

梁龙生：（在顧君背后冒出来）我早就来了。因为他人大，我站在他背后，你看不见我了。金主任，你真不好，今天有舞会，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讓我可以穿了西裝来，現在害我穿了長衫来了。

金若冰：你穿長衫也很漂亮，非常“凡来别的福”。

顧 君：今天莉莉小姐来嗎？

梁龙生：对啊！你最心爱的干女儿莉莉小姐今天来嗎？

金若冰：本当是要来的，实在是因为她今天另有任务。

顧 君：另有任务？

梁龙生：金主任，你不能太自私啊！

金若冰：这个……（有意扯开話头）你們倒真守時間。

雷 鳴：已經迟到了十分鐘了。

梁龙生：時間就是法律。

雷 鳴：按照法律，你們早就犯法了。

顧 君：我們当兵出身的人，最遵守時間。

雷 鳴：按照軍法，你們早就該枪斃了！

顧 君：老是說倒霉話，大家言归正傳。金主任，今天怎么沒

有看見這位大藝術家、電影明星馮珍女士啊？

衆人：對對對！

金若冰：你問那一個？

顧君：馮珍女士。

金若冰：她早就來了，你們看！（指通向內室的門）

馮珍：（在內室提尖嗓子，喊着）來了！

（衆人一聲喝彩，馮珍在彩聲中急步出場。）

金若冰：不愧是大藝術家！剛出場，就有門帘彩呢！

馮珍：嗨！今天高朋滿座的，真成了“群英會”了！

顧君：（站在馮珍背後，高出一頭）大藝術家，真會說話。

馮珍：（以為樓上有人說話）樓上是誰呀？

顧君：樓上是奴家。

馮珍：噓！

（衆人哄堂而笑。）

雷鳴：今天真象是“群英會”了。現在是萬事俱備，只缺陸公駕到。

金若冰：陸公馬上就到。

顧君：那一個陸公？

雷鳴：（同指橫幅）喏！

顧君：（同念）“歡迎勞苦功高的陸副主席”，好極了！（興奮得把馮珍捧了起來）

顧君：陸副主席一到，我們怎樣來表示歡迎呢？

梁龍生：對對，我們怎麼樣來表示歡迎呢？

雷鳴：我請他到四明狀元樓去“煞煞搏搏”吃一頓。

馮珍：我陪他去吃。

李立：我請他到蘇州虎丘山去“結結棍棍”玩一次。

馮珍：我陪他去玩。

梁龙生：我预备开一个大舞会，陪他“痛痛快快”跳一场。

馮 珍：我陪他去跳。

顧 君：你們的办法都不新鮮。

梁龙生：依你之見呢？

顧 君：依我之見，预备一支猎枪，两匹好馬，三条猎狗，陪他到郊外去打猎一番便了！

雷 鳴：吃好！

李 立：玩好！

梁龙生：跳舞好！

顧 君：打猎好！

（众人乱作一团。）

金若冰：好了！好了！

（唱“江淮戏調”）

諸位講了一大套，依我看来都不好，你說陪他去吃一頓，宁波菜太咸沒得味道；陪他打猎太吵鬧，弄得鷄飞狗又叫。苏州名胜并不多，北京不比苏州少；你說开一个大舞会，难道他北京地方沒得跳。

雷 鳴：（接唱）吃飯也不好，——

顧 君：（接唱）——打猎也不好，

李 立：（接唱）玩耍又不好，——

梁龙生：（接唱）——跳舞也不好。

馮 珍：（接唱）我倒認為样样好，吃也好来跳也好。

金若冰：（接唱）你在那里瞎胡鬧，我說样样都不好。

雷 鳴
李 立
顧 君
梁 龙 生
（接唱）我們样样都不好，——

金若冰：（接唱）这样欢迎討不了好。要知道，陆公此番上海

来，任务目的你们要明了，他表面上，视察上海，实际是，吸收材料，我们把材料多准备，具体向他做汇报，这才是唯一欢迎的好办法，各方面材料他都需要，为什么你们样样想不到，只有我样样想得到。

（众人对金若冰的耍弄有些不满，因此不约而同的“呸”了一声。

金若冰：（似乎在寻找声源）嗯——（看见了众人）

曹 鸣
李 立
顾 君
梁 龙
生
（奉承地）英明！伟大！

金若冰：真正的欢迎，就要多准备材料、意见，向陆公汇报一下。

（喇叭声——叭啵啵叭。

金若冰：大概是陆副主席来了！

（众人湧向窗口张望，随即一拥而下，忙坏了馮珍。

馮 珍：啊呀！我的皮包！我的粉盒呢！（急奔进室）

（众人垂头丧气上。馮珍一边拍粉，雀跃而出。

馮 珍：陆副主席呢？

金若冰：没有来。

馮 珍：刚才不是汽车喇叭声吗！叭啵啵叭！

金若冰：叭啵啵叭，不是汽车喇叭；叭啵啵叭是小孩子吹的喇叭。

馮 珍：喔！是小孩子吹的喇叭……

众 人：叭啵啵叭。

馮 珍：害我空忙了一场。

金若冰：诸位不要紧张，宽宽衣。

（众人宽衣。又是一阵喇叭声——叭啵啵叭。炳生急奔而上。

炳 生：先生！叭噠叭噠。

金若冰：可是小孩子吹的喇叭？

炳 生：是汽車喇叭。

金若冰：真的來了！

〔眾人忙做一團，齊望窗外，急忙取衣，以致每人穿錯了衣服。金若冰一竄而下，迎陸連卿上。〕

金若冰：主席到！

〔眾人排列兩行，低首恭迎。〕

眾 人：主席好！

陸連卿：諸位好！這位是？

金若冰：這一位是雷鳴教授。

陸連卿：喔！你就是雷鳴教授，我們好象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雷 鳴：對！我們在重慶見過面。

陸連卿：對！是在重慶。你現在身體怎麼樣？

雷 鳴：身體不大好，兩年沒有到學校去上課了。

陸連卿：那麼他們對你照顧了沒有？

雷 鳴：照顧照顧，薪水照拿。

陸連卿：你身體不好，小汽車有嗎？

雷 鳴：沒有。

陸連卿：應該有！應該有！我來替你向他們提一提。

金若冰：快謝謝主席！

雷 鳴：謝謝主席！

陸連卿：上海教育界的情況怎麼樣？

雷 鳴：上海教育界的情況是這個樣子的，是怎麼樣子的呢？
是這個樣子的：解放以後，大大發展，我們高等學校
工农子弟學生每年都有增加；解放前，大學生畢業，
就是失業，現在……

金若冰：好了好了。

雷 鳴：我還有一句。

金若冰：現在……

陸連卿：（聽得不耐煩）好吧！這些問題有時間再談吧！（與雷鳴握手，發現他的衣服不配身）怎麼？你的衣服這樣大？

雷 鳴：這個……（窘狀）因為……我是從前做的。

（眾人都發覺穿錯了衣服。）

陸連卿：嗯！

顧 君：報告！

陸連卿：（對他上下打量一番）你不是顧大君嗎？

顧 君：我現在不叫顧大君了，大字沒得了，我現在叫顧君。

雷 鳴：現在他是孤軍作戰。

金若冰：（阻止）好了！

陸連卿：怎麼？你現在不帶兵了嗎？

顧 君：不帶了。現在我在搞衛生工作，想當年……

陸連卿：對！你帶兵是在抗戰時期。想當年，我們兩百萬軍隊要搞起來的話，就不會是今天這個局面啦！

顧 君：想當年……

陸連卿：對！想當年，我對司徒雷登大使提過，只要他把給老蔣的錢給我十分之一的話，也就不会有今天這個局面。唉！這些不談了！

顧 君：可惜可惜！

金若冰：主席請坐。

眾 人：請坐請坐。

陸連卿：你們新聞界情況怎麼樣？

李 立：主席，新聞界情況非常好，發行數字比解放前增加幾十倍以上，現在的報紙，真是教育人民的工具……